

## ◎城市动画

## 减肥

“一个成了俩，两个成了仨。”老伴儿常在人前说这句话。老伴儿这句话的意思是：起先，家中只有女儿毛毛一个；后来，毛毛结婚，便有了女婿建英；再后来，毛毛和建英生了儿子伯言，这三口之家经常来我家蹭饭。老伴儿说这句话不知是炫耀，还是无奈。其实，不光是我家如此，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

老伴儿没出息，每每做饭之前，就给女儿毛毛打电话：中午要吃炖骨头了，跟建英回来吃吧。说老伴儿没出息，其实，我也出息不到哪里去。或哪日，老伴儿要包饺子吃，没听到老伴儿给女儿毛毛打电话，我便偷偷地拨打过去，说：“你妈包饺子了，回来吃吧。”饺子刚端上桌，毛毛和建英就回来了。老伴儿怔怔地说：“你俩真有口福，没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回来了，闻着啦还是咋的？”女儿就说：“我爸给我打电话了呀！”这一捣穿，于是，老伴儿就说：“说我没出息，我看你也出息不到哪里去！”

女儿毛毛没结婚之前，体重在百斤上下。结婚后，体重增到了120斤左右。于是，从今年起，提出要减肥，口口声声的，欲罢不能的，坚定不移的！我说，120斤左右不是很正常嘛，减什么肥？再说了，胖一点才显得富态。我又说：“你妈做闺女的时候不足80斤，现在130多，也不是挺好嘛！”女儿“噤”一声后说：“你们不懂。”又说：“这就是代沟！”

再说女婿建英。没跟毛毛结婚时，体重在120斤上下，婚后每年以10斤左右递增，现在达到了180斤左右。当然可以进入减肥之列。他大学学体育专业的，故而采取运动式减肥法，有时候打网球，有时候骑自行车往返于呼市与察素齐之间。有见效之时，亦有反弹之日。

再说外孙伯言。刚满3周岁的人，体重达45斤，严重超标。走路来像“撒蛋鸭子”似的。人见了，不夸长得漂亮，总说：看人家这孩子长得那身膘！伯言的胖，成了建英和毛毛的一块心病。伯言胖的原因主要是能吃，不像有的孩子吃饭如同吃药，而伯言是吃嘛嘛香。毛毛和建英一再吩咐我老伴儿，让伯言中午饭少吃，晚饭能不给吃尽量不吃，又列举了巧克力、奶油、肥肉、雪糕、饮料等好多绝对不能给吃的食品。而列举的这些绝对不能让吃的东西，则是伯言的最爱，这让老伴儿无所适从，不知究竟该如何操作才好。

毛毛甚至将他们一家三口的肥胖“归罪”于老伴儿，信誓旦旦地说：“今后尽量少来，即使来了，也尽量少吃或不吃我妈的饭！”不是我夸，老伴儿的饭菜

的确做得香，街坊四邻、亲朋好友们都夸。而毛毛和建英他们经常说话不算数。那日，又是吃炖排骨。建英大概是实在忍不住了，拿起一块要啃，毛毛急忙喝斥。建英嬉皮笑脸地说：“只啃这一块。”建英一边啃，一边馋毛毛说：“这排骨真香！”毛毛就经不住诱惑了，也拿一块啃了起来……像他们这样的减肥，能见效才怪了！文/李元岁

## ◎生活拼盘



## 给母亲喂饭

一月前，一场重病让母亲的身体彻底垮了。

出院后，每天我按医生叮嘱变着花样给母亲熬一碗有营养的稀粥，为的是让她多吃点饭，早日恢复健康，可母亲没吃几口就把碗推到一边说不想吃。

我以为我熬的粥不好吃，就越想做适合她口味的饭食，可母亲只坚持了半月就开始拒食了，有时候像个小孩一样委屈得流眼泪。我哄着母亲说：“看着你吃我也放心，病也好得快。”母亲说：“天天伺候我也不是个事，你就不用多操心了，饭我自己来。”

我说：“没事，只要你快点康复，我早起那么一会儿也没啥。”母亲听完满足地笑了。

最困难的是母亲吃饭，由于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手都不听使唤了。昨天早上母亲吃饭时手颤抖了好几下才喂到嘴里，可能是用力过猛胳膊疼得都流出了眼泪。看着母亲吃饭艰难的样子，我想起前天母亲吃饭时把饭撒到地下的情景，于是对母亲说：“还是我来喂你吧？”母亲一愣，慌了：“这怎么行？况且我手还能动，又不是喂不到嘴里。”

尽管母亲嘴上反对，但还是在我的要求下把饭勺递了过来。我接过母亲的饭勺每喂一口，都要轻轻吹几口气，就像小时候母亲喂我饭一样生怕烫着。“妈，今后我就喂你吃饭，直到病好。”我喂了几口饭对母亲说。

母亲一口拒绝了：“我又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妈，我觉得值。”我说，“小时候你拉扯我们姐弟两个，生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生活上受半点委屈，现在你老了、病了，又担心给我们添麻烦。其实有你在身边就是我们的福，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是负担。”

我边说边不自觉地抬起头，看见母亲眼角湿润，在灯光下闪着泪花。

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句话：小小孩，老小孩。现在做儿女的图的就是老人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老人在也是儿女的福。给母亲喂饭，这是我应得的福分。文/童谨表

## ◎往日情怀

## 父亲

父亲生就慈祥柔和的面容，认识他的人都说，父亲有一双永远都透着柔光的笑眼。

父亲虽然不是很爱说话，但兴致来了还带着几分诙谐和幽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住平房，在巷子西头住着父亲的老同学张大爷。他是我家的常客，尤其到了夏天，傍晚吃过晚饭张大爷准时来到我家和父亲聊天。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极差，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同学们大部分家庭贫困，有的连睡觉盖的棉被也没有，只能和其他同学盖一张被子。患难与共，结下了一生的深厚情谊。聊到年少同窗时的趣事，二人都发出开心爽朗的笑声，我和弟妹妹也很喜欢张大爷，时常很入迷地听父亲聊天。

父亲的音乐细胞比不上我的母亲，父亲偶尔唱几句“洪湖水浪打浪”，母亲会笑得前仰后合，说父亲唱的不在调上。父亲很虚心地接受母亲的指点和纠正。

我们小的时候，生活条件差，哪有什么洗衣机，每个星期日，父亲总是把全家人的衣服用一只大铁盆放到木头椅子上，用搓板一洗就是大半天。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休息在家的父亲冬天总是穿一条母亲为父亲絮制的棉裤，棉裤的里子和面儿都是破旧秋裤拼接出来的。上班或出门时，棉裤外再套一条裤子，外面的单裤也是打补丁的，只不过比棉裤对得起“市容”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好转些了，母亲带父亲去裁缝店做了一套中山装，我和父母上街时，父亲穿着新衣服，总是自己左看看右看看，打量着新衣服，母亲笑着说：不要打量了，让路人笑话。

父亲对孩子的爱，像涓涓流水一样，那么温柔，那么贴心，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未和我们发过脾气，父亲若生气了，只是满脸严肃，于是我们都不敢吱声了。我结婚做家具，父亲亲自驾着手推车拉木料，手碰破流出了鲜血。那时，我已是近30岁的人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在父亲眼里我依然是孩子。生病发烧时，父亲为我倒水拿药，抚摸着我的额头，测试我的烧是否退去。每次父亲到我家，他都要踩着凳子擦抹我家的组合柜，我连忙劝阻，可他执意要这样做，还说：“没事儿，爸小心点就是了。”

小妹在上初中时，迷上了小提琴，经常下午跑到少年宫找老师学习拉小提琴，故而学习成绩下降了，尤其是理科。父母劝她先放下小提琴，专心学习文化课。当时小妹情绪沮丧，一度和父母闹别扭，跑到我家去住，想想让她放下心爱的小提琴，对她来说着实是件痛苦的事情。为了不影响文化课学习成绩，小妹最终还是转变了思想，专注于文化课的学习。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全国一流大学。父亲请来懂乐器的朋友，一起到乐器店为小妹买了一把质量上乘的小提琴，小妹高高兴兴背着心爱的小提琴上大学去了。假期时，小妹总要为全家人拉上几曲，父亲那自带几分笑意的眼睛更是像笑盈盈的弯月一样温暖而沁人心脾。在她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小妹抱着她心爱的小提琴，泪流满面：爸爸，您再也听不到女儿的琴声了。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他的一双笑眼依然清晰可见，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双眼睛是永远烙印在我心中的暖阳。文/温澍萍

## ◎啼笑皆非



## 口令

新兵连是每个军人军旅的起点，无论你是将军还是普通一兵，无论你将走向什么岗位从事什么职业，新兵连的生活都会留下无尽的回忆。

我还是新兵的时候，部队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旁。当时部队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入伍半个月才到驻地玻璃钢厂的内部浴池洗了一次澡，当晚大家睡得都很香甜。

“嘟嘟嘟……”夜半时分，一阵急促的哨声把我们睡梦中叫醒，班长大喊：“紧急集合，动作快点。”传说中的紧急集合终于来了。3分钟后全连在操场集合，连长说，紧急集合是应对突发情况的一种紧急行动，部队可能要开赴战区或执行其他任务。听连长这么一说，大家都很紧张、激动，内心还有一种莫名的自豪与期待。

各班按照连长的指示分头行动。雷鸣班长带领全班12名战士纵队在林间小路中穿行。前进中，班长回头对身后一名新兵说：“口令，注意脚下有石头，往后传。”月黑风高，林木丛茂，地形稀疏，大家随班长一会卧倒一会蹲下，很是神秘。

约一个小时候，大家在操场

集合。班长问最后一名新兵魏如泰：“什么口令？”魏如泰山东大汉，声如洪钟：“报告班长，注意裤裆里白菜。”全班轰然大笑。班长也大笑：“白菜装裤裆里干什么！”

第二天，班长就此事对我们进行了教育。他说和平年代传错口令看似问题不大，如果打起仗来，通信兵传错口令，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全军覆没，军人说好普通话意义重大。文/张顺阁

## ◎云淡风轻

## 八月

一个呼和浩特的本土80后导演的首部电影《八月》获得了金马奖，电影在家乡上映后，引起70后80影迷的怀旧情绪。据说这部电影用一个少年的视角，讲述了我生活的这座小城上个世纪90年代一家人所经历的那个夏天的故事。我一直想去看看这部电影，但是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可那八月的心结一直挥之不去。

那年八月，我怀着对异乡和未来的恐惧，大学毕业后执意回到了这座虽不能说是故乡，但已生活习惯了的城市。记忆中这座城市不大不小，安静整洁，上学常走的小巷连纸片都没有。在外地上了4年大学回来，虽然觉得这里的西部口音有些生疏，但是周围的人们仍然说得不慌不忙。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安居乐业。然而，小城的节奏虽然慢，却也在不经意地变化着。让人羡慕的工作逐渐成了鸡肋，同事们纷纷下海东南飞。慢热的我也终于感到了困惑，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终于，在工作后第十个年头，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原来舒适的单位，从此也告别了那些温暖又平静的日子，然后目睹着周围的一切变得纷纷扬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喧嚣的时代带来的浮躁容易让人迷失，也让在忙忙碌碌中遗忘了自我。少时爱听苏芮，她在《一样的月光》里面唱出罗大佑的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渺小的我们无法改变世界，但无论怎样抗拒，我们都会在这打磨中渐渐老去。能做的，只能也必须是整理好行囊，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积极地走下去。一如《八月》，没有巨制大片中那些可笑的饕餮，也没有那些所谓小时代的虚荣繁华，还原生活的本真，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文/清风

## 本版邮箱更改了！

由于投稿量过多，本版的邮箱不堪重负“光荣下岗”了，为了方便读者投稿，特别更换了新的邮箱 bfbxbyws@163.com，望周知，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